

怀念父亲

□吴福中

今年3月18日,是父亲吴彬106岁诞辰。老人家于1992年离世,每逢清明将至,春风拂面之时,我总会深深思念起他。

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,冀鲁豫交界的鄆城、郓城一带,吴彬的名字被百姓熟知。乡亲们都说,他作战勇猛、屡立战功,令日军与国民党反动派闻风忌憚。

父亲1920年3月18日生于鄆城县汉石桥村一户贫苦农家。1938年,日寇侵华,烧杀劫掠,山河沦陷,百姓饱受苦难。亲眼目睹祖父被饥饿夺去性命,年少的他满心悲愤,立志救国救民,毅然投身革命。他坚信,跟着共产党,贫苦百姓才能翻身过上安稳日子。同年,父亲加入革命队伍,成为冀鲁豫军区第二分区寿张独立营一名战士,从普通战士逐步成长为班长、排长、连长,1939年1月,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41年,父亲奉命带领连队,在汶上县齐岗伏击来犯日军。彼时我方装备简陋,日军

仗仗精良武器疯狂反扑,战局危急。父亲果断下令吹响冲锋号,率先跃出战壕,高喊“跟我冲”,带领百余名将士直冲敌阵。冲锋号嘹亮,喊杀声震天,日军军心大乱,仓皇逃窜。这场战斗,我方击毙敌军六人,缴获两辆日军汽车。激战之中,父亲腿部不幸中弹负伤,战后被分区党委通报记功。

十余载戎马岁月,父亲先后参与大小战斗百余次。除齐岗伏击战,他还投身沙土战役,转战郓巨、鄆城多地开展游击作战。常年作战留下的腿伤,让他行动日渐不便,此后转入地方工作。在鄆城红船、箕山、引马等地,他一边坚持敌后斗争,一边奔走筹措粮草、钱款,全力支援前线作战。

1942年,鲁豫地区遭遇特大旱灾,田地干裂,饥荒蔓延,饿殍遍野。我们一家人同样食不果腹,日日挣扎在温饱边缘。家中簸箕里,堆放着父亲募集而来、专供前线使用的银元。外祖父饥饿难耐,苦苦哀



求父亲拿出两块银元换粮,保全老小性命。父亲态度坚定,断然拒绝:“就算全家挨饿,也不能动用一支前钱款,这些物资只为将士杀敌所用,谁也不能私自动用。”直至1975年离世,外祖父仍时常感慨,父亲太过刚正,宁可委屈家人,也绝不触碰革命公产。

1948年起,父亲先后担任郓巨县、鄆城县税务交易所主任和平原省南华县税务局局长,之后出任菏泽首任税务局长。淮海战役期间,他下乡动员群众、筹集物资支援前线,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。敌人严刑逼供,妄图打探我方粮草、钱款的藏匿地点。面对威逼利诱,父亲刻意装作普通乡民,闭口不谈革命事宜。

酷刑接踵而至,敌人用烧红的烙铁灼烧他的胸膛,皮肉灼伤,剧痛难忍。他几度痛至

昏厥,又被冷水泼醒,反复遭受拷问。无论敌人如何折磨,他始终咬紧牙关,坚守信仰,不肯吐露半个字的关键信息。敌人用尽手段一无所获,见他伤势危重、奄奄一息,最终只能无奈将他释放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因坚守原则、公私分明,多次被组织委以重任:1952年,调任菏泽县委纪委书记;1953年,服从组织安排,投身地方经济建设,先后执掌菏泽地区生产资料批发站、糖业烟酒公司、副食品公司,担任经理、书记等职务。

20世纪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中期,物资供应紧缺,计划经济之下,粮票、肉票、布票、糖票等各类票证,是百姓维持生活的必需品。手握票证调配

权的父亲,始终坚守初心,严守纪律,从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。常有亲友上门求情,想要额外申领票证、谋求便利,都被他委婉拒绝。

困难时期,一位亲戚因粮食定额不足,上门讨要粮票。父亲耐心劝导:“特殊年代,国家领袖以身作则,每月粮食定量同样缩减。寻常百姓的口粮标准,已然来之不易,更应懂得知足与珍惜。”一番话语,让亲戚羞愧不已,就此打消了念头。

父亲一生朴实温和,行事坦荡,清正廉洁,坚守底线。1984年,父亲正式离休,享受地专级干部待遇,直至1992年安详离世。岁月流转,父亲的风骨与品格,始终烙印在我心中,代代难忘。

怀念无需附丽

□王秀梅

不能没有女主人。未曾想,继母性情刻薄,母亲平日里没少遭受打骂,读书上学的念想,更是无从谈起。母亲人生的缺憾,也让我们和兄弟姐妹早早体味到残缺的滋味。儿时,听小伙伴满心欢喜地说起要回姥姥家,诉说在外祖父母家被百般疼爱的日常,我只能默默投去羡慕的目光,心头被遗憾悄悄啃噬,满是酸涩苦楚。

母亲回忆,姥姥离世那年春天,家里两个月内接连走了两位亲人,先是祖母,一个月后,便是我的姥姥。姥姥是突发急症离世,前后不过一日。那天上午,她还走访了一门亲戚,出门前便已感觉腹部坠胀不适,回家后疼痛加剧,随即煎服了一碗汤药,用的是往日常用的方子。不知是药不对症,还是另有缘由,服药之后,姥姥腹痛愈发剧烈,短短数个时辰,便骤然离世。我暗自猜想,姥姥或许是患上了急性胰腺炎,这是一种发病极快、凶险万分的急症,但终究只是无从求证的揣测。

母亲常说,姥姥容貌俊秀,身姿窈窕。我问:“是不是像佛寺姨姥姥那样高挑?”母亲轻轻点头。佛寺姨姥姥身高一米六

五左右,在那个年代,已是女子少见的高挑身形。她是母亲的大姨,母亲与父亲的婚事,便是由姨姥姥撮合促成。姨姥姥家与祖母家只隔三四户人家,从祖母家出门,向南直行,再向西拐,走上百余步便能抵达。记忆里,那位挽着灰白发髻、面容和蔼的老人,腰身始终挺直,踩着一双半裹的小脚,说话时头会不自觉轻轻晃动。

“你姥姥留着一条大辫子,又粗又长,总爱坐在板凳上慢慢梳理。”母亲的寥寥数语,在我眼前勾勒出一幅画面:晨光熹微,身姿温婉的妇人临窗而坐,头部微微侧偏,木梳缓缓划过发丝,乌黑的长发如瀑布般自肩头垂落。

姥姥过世时,母亲年纪尚幼,关于姥姥的记忆,零碎又单薄。而对于姥爷,母亲的回忆则要丰富许多。这些年回娘家,闲暇陪母亲闲谈,她不止一次说起姥爷离世前后的点滴过往。母亲回忆,那时姥爷久病缠身,身体孱弱,她整日守在床前,寸步不敢离开。天色将晚,姥爷忽然说腹中饥饿,嘱咐母亲煮两碗疙瘩汤,两碗全都缓缓吃下。母亲心中暗自欣喜,以为姥爷胃口好转,病情定会

慢慢痊愈。天将拂晓,姥爷再次吩咐做疙瘩汤,母亲盼着他多进食、早日康复,特意往锅里多添了两碗清水。这一次,姥爷依旧喝下两碗。当天清晨,姥爷坐在东屋阴凉处的板凳上休憩,他的大姐闻讯赶来探望。望见亲人进门,姥爷温和一笑,随后缓步回到正房,躺卧床上,安然离世。母亲说:你姥爷走的时候,面带笑意,面色平和温润,模样十分安详。

依照母亲的讲述,姥爷中等身材,身形匀称,做事利落干练。姥爷于1963年农历五月初九离世,终年五十五虚岁。那时母亲十九虚岁,与父亲成婚刚满两个月。母亲和父亲,正是同年农历三月初四结为连理。

我曾看过量子纠缠相关理论,总愿意相信,辞别尘世的姥姥与姥爷,会在另一个平行世间安稳生活。那是世间所有人最终都会奔赴的归宿。我常常遐想,若有一日在彼岸相逢,我一定能一眼认出他们。血脉相连的羁绊,足以跨越生死阻隔,我身体里四分之一的血脉与基因,都源自姥姥与姥爷。

世上有种怀念,看似无处附丽,实则,早已深植血脉,无需附丽。



有阵子特别想写写我的姥爷姥姥。可是,一念至此,随即又生出一些惶惑和迷茫:我该如何怀念我的姥姥、姥爷呢?我从没有见过他们。在我还没来到这个世界之前,姥姥、姥爷已先后去往另一个世界,我甚至连他们的一张照片都未曾见过。心头涌起一团团迷离的浓雾,待念头与浓雾一同消散时,最终留给我的,只有比浓雾还要浓重的惆怅。世上有种怀念,既无处附丽,又难以言说。

母亲说,如果不是姥姥早早离世,她或许有机会走进校门。“哪怕只读上两年,我也不至于当一辈子睁眼瞎呀。”母亲说这话时,轻轻叹了口气,那叹息拖着长长的尾音,好似一

片羽毛,左右飘荡,始终不肯落地。我懂得母亲叹息里藏着的沉重,以及平淡话语中深藏的无奈。不识字,是生性要强的母亲一生最大的遗憾;这份遗憾的根源,在母亲看来,便是幼年丧母带来的人生缺憾。

姥姥1950年农历五月二十七离世,终年三十六虚岁。当时母亲年仅六虚岁,大舅还要比她小三岁。姥姥小名叫“冷格”,因她出生在农历十月,冬意渐至,天气日渐寒凉。姥姥走后,母亲无忧无虑的童年就此终结。不久,继母进门——彼时姥爷在菏泽城关一家磨面坊做工,一双儿女尚且年幼,家中还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母需要照料,家里确实